



風微煙淡雨蕭然 詩詞的天候意象

天候入詩，由來已久。《詩經·蒹葭》開首以“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”點明敘情的場景。風霜雨雪、霧靄煙雲，歷來都是騷人墨客喜愛吟詠的對象，戰國宋玉有《風賦》，三國謝惠連有《雪賦》。歐陽修的“柳外輕雷池上雨，雨聲滴碎荷聲”（《臨江仙》），描摹雷聲隱隱，疏雨荷承，聲聲清脆，跳脫靈動。

中國詩詞的天候意象，每多寓意。物候的變化，揭示時光流逝，容易令人聯想到人生的變幻。漢武帝《秋風辭》一開頭，就以秋風起興：“秋風起兮白雲飛，草木黃落兮雁南歸”，感嘆人生的歡樂有時而盡，誰都不能長生不老。李清照的“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”（《聲聲慢》），表面上是說天氣冷暖無常、陰晴不定，實則觸景生情，抒發詞人晚年孤獨的愁懷。

詩詞的物候意象，以雲、雨、煙、霧最常見。雲隨風飄送，與浪迹天涯的遊子不無相似之處；李白的“浮雲遊子意，落日故人情”（《送友人》），正是由此而起。雲自在舒卷，望之使人忘卻塵俗的煩憂，王維遂有“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”的名句。

雨在詩詞中的意象尤其突出。在詠物述懷詩中，雨滋潤萬物，為大地帶來生機，如“梅雨灑芳田”、“野舍時雨潤”。又如蘇軾的“軟草平莎過雨新，輕沙走馬路無塵”（《浣溪沙》），描繪春末夏初，一場新雨過後，芳草新綠可愛。天清氣爽，草軟路平，走馬奔行，自然十分寫意。

在詞人筆下，江南風物空靈秀逸。“杏花煙雨江南”，假如少了細細疏疏的微雨，肯定少了一份迷濛靈秀。寫江南，溫庭筠有“楊柳又如絲，驛橋春雨時”（《菩薩蠻》），皇甫松有“閑夢江南梅熟日，夜船吹笛雨瀟瀟”（《夢江南》）；韋莊的“春水碧於天，畫船聽雨眠”（《菩薩蠻·其二》），寥寥數語，寫出了愜意舒適的江南生活，意境深遠。

張志和的《漁父》是描寫江南的名作：“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”，展現一幅色彩淡雅秀逸的水彩畫卷，同時體現作者沖淡寧和的心境。色彩明麗的初春山水，再暈染上一層空濛細雨，顯得幽遠而曠淡。

賀鑄的《青玉案》，卻以江南暮春淒迷的景色：“一川煙草，滿城風絮，梅子黃時雨”，喻寫綿綿不絕的閑愁。煙籠春草，柳絮漫天飛揚，梅雨連綿不斷，三句既是比喻，又是寫景，更是抒情，表裏如一，不着痕迹，自北宋以來，深受詞家推重。

雨的意象，往往帶有個人感情色彩。羈懷詩詞中所描述的雨，有阻礙間隔的含意，象徵羈旅客愁。柳永的《八聲甘州》便是寓情於景的佳作：“對瀟瀟暮雨灑江天，一番洗清秋”，僅此一句，已將秋雨的聲勢、時間、背景勾畫別透，遼闊曠遠而又淒冷的圖景，正是遊子落泊他鄉的內心寫照。



在惜別詩中，雨既是實景，也是詩人心境的虛景。雨中送別，更顯淒清。王維的送別名篇《渭城曲》：“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”，以初春的濛濛細雨、青青柳色烘托離情，融情入景，含蓄蘊藉。

借雨寫愁的名作，還有蔣捷的《虞美人·聽雨》：“少年聽雨歌樓上，紅燭昏羅帳。壯年聽雨客舟中，江闊雲低雁斷叫西風，而今聽雨僧廬下，鬢已星星也……”。這闕詞概括了作者一生經歷的三個階段，用“聽雨”貫穿，藉着聽雨的情境，道出心中感慨，回首已蒼茫。從少年得志到老來一事無成，背後有着亡宋之痛，大自然的恆常與世事滄桑的對比，莫過於此。

同是雨景，不同的人看在眼裏，聽在耳裏，感受迥然不同。對於仕途多蹇的蘇軾來說，雨具有思想的啓示。在《定風波》一詞中，蘇軾寫眼前景，寓心中事：“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輕勝馬，誰怕！一蓑煙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風吹酒醒，微冷，山頭斜照卻相迎。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”。在春寒料峭，晴雨濛濛之中，詞人悟出世事的風波，就像大自然的風風雨雨，不足繫懷，不論晴雨，一樣可以安之若素。“也無風雨也無晴”，許是歷經風雨後超脫塵俗、了無掛礙的人生境界。



人之才，譬如草木焉，雨從濡之，風從動之，則其長也。

蘇轍